

澳華新文苑

第1103期

鴻雁挽春風，扶搖繼征程

——大洋洲雨軒詩薈第三輯序言之一 行邁

在南太平洋的十字星下，在2014年的春天，當晨曦從藍花楸之間穿過的時候，悉尼文化詩歌沙龍“風過詩雨軒”的主持人布文先生宣布：“悉尼雨軒詩社”成立了！原先沙龍裡的詩寫者們紛紛加入到雨軒詩社，而“風過詩雨軒”沙龍仍然被保留，作為廣泛聯絡詩歌愛好者及擴大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個詩社外圍團體和聊天群。自此，悉尼雨軒詩社猶如一只鴻雁展開雙翅，蹴蹴而起，翱翔在溟瀛之上，飛向詩和遠方。

至今八年過去了，春去秋來寫萬篇，軒風詩雨詠長歌。雨軒詩社秉承弘揚華夏文化和融入本地社會的宗旨，活躍地參與到一系列本地文化與社會活動之中：在華人總工會的活動中，用雄壯的集體朗誦祭奠陶金熱中的死難華工；在華人團體聯誼的活動中，以激情的朗誦和表演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的頒獎暨十周年慶祝活動中，在阿紫詩歌朗誦會的組織和實施中，在與兄弟社團聯誼的文化活動中，在與本地其他詩社團結共進的聯誼會中，在詩社本身的多項朗誦會、研討會、社慶、節慶和各種文化活動中，雨軒詩社用“萬般紅紫門芳菲”的詩歌，給悉尼和部分外地華人社區帶來“春色滿園關不住”和“無邊光景一時新”的盛春之風。

在這八年中，悉尼雨軒詩社分別於2016年和2018年編輯出版了《大洋洲雨軒詩薈》的第一輯和第二輯。這兩本詩集，不但以詩文和圖片記錄下以上豐富多彩文化活動的細節和內涵，而且將幾十位詩寫者對生活的深刻感知和對人生的唯美情懷展現給世人。詩社的成員，一般也都豪氣可持綠仗，蕩胸能唱鳳歌，正是“來成鴻雁聚，去放鳳凰飛”。新入詩社者絡繹不絕，而離開詩社為其他詩詞團體輸送血液者又“豈是蓬蒿人”，他們“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詩社內外的這一批和那一批，這一大群熱愛詩歌和抒寫詩歌的現代騷客們，為華人社區發展詩歌文化和追求境界生活劈石開山，設置壇鼎，成就了一番豐富思想和美化生活的精神事業。

雨軒詩社的發展，一直以來都受到全體社友、所有理事、總編副總編、社長副社長以及詩社顧問們的細心呵護和關懷。詩社也成為了大家以詩會友、以社為家、廣開言路、和而不同、群策群力和團結分享的家園。詩社更是成

為了實現本地多元文化的一個重要園地。出自詩社成員的作品，不斷被網絡媒體、自媒體詩詞專刊和本地華文報紙如澳洲新報“新文苑”專欄不斷地選用和刊載。這些可以說是“一江煙雨征雁掠”，“碧山飛入暮霞紅”，悉尼雨軒詩社對本地華人社區的文化影響天地可鑒，與日俱增。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雨軒詩社的發展方向是十分明確的。在《大洋洲雨軒詩薈 第一輯》的一篇序言裡，詩社顧問何與懷博士欣喜地說：“最讓我稱道的，是在詩歌這個領域。他們古今兼愛，既熱衷於學習古典詩詞，又創作大量新詩。”何博士進而指出：“不管是世界各地華人生存之道還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之道，都應該而且已經是‘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這些評語和分析，很準確地歸納出弘揚文化好傳統，融入本地新家園；歌頌美好生活，尋求精神升華的雨軒詩者之道。詩社社長布文先生在《大洋洲雨軒詩薈 第二輯》的序言裡，以“雨軒，又一次吹響集結號”為題，對詩社兩次集結出版的作品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說道：“是雨軒詩社的詩人經過時光磨礪後，寫出的符合時代脈搏的更有思想高度的作品。”

時至今年年底，在悉尼雨軒詩社歷經過八個高歌猛進的燦爛年華之際，在詩友們承受過三年全球性大疫情的肆掠之後，又一次集結號吹響了，它將雨軒詩人在蹉跎歲月中不屈不撓的心血結晶彙聚到一起，成就了《大洋洲雨軒詩薈 第三輯》這本新的詩集。

鴻雁挽春風，扶搖繼征程。這本第三集雨軒詩薈，記錄的是一個動蕩和求索的時代，也是一個在天問聲中聽未濟，騷壇詩助悲愁的征程。和詩薈第一輯和第二輯一樣，詩薈第三輯也有現代詩歌和古典詩詞兩大部分。無論在現代詩歌中還是在古典詩詞裡，詩人們都使出了洪荒之力，展現出菩提之心。他們牢牢地把握住了人性，悠悠地唱出了心聲；將奔流而過的歲月，用詩的語言，攤放在了讀者闔如青泥石盤的胸間和熱似椒紅爐火的心上。

“道由白雲盡，春與青溪長。”我們可以展望的是，雨軒詩社這個鴻雁之群，將不斷會有長軒玉珠落，風過詩雨疾的美好文化環境和氛圍，與時俱進，與天同備。我們祝願悉尼雨軒詩社時光無盡，雲空滿露，在南太平洋綿延不絕的激蕩灘波上，像群星般永遠閃爍光芒！

（接上期）張愛玲的文體，與胡蘭成的文體是相通的。張胡相愛時的張氏“語錄”，均由胡蘭成錄於自己回憶之中，如這句：“房裡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平靜，外面風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明明寫的是屋內，卻又“漫山遍野”，而“都是今天”則更是神來之筆，如同唐詩宋詞的名句，一旦讀到，一生也忘記不了。而胡蘭成就在同一頁上寫下了：“好句是使人直見性命。”恰好表達了這一層意思。只是胡蘭成接下來又寫道：“忽然想起汪先生，汪先生便像這樣的宛轉死在中華民國馬前。”偶露了他的親日政客身份。

張愛玲出道在1943年日軍佔領下的上海，她的大量作品發表在隨後的兩三年裡。此時期的上海，不復是它黃金的1920與1930年代的那種文學重鎮。大量的文化人遷移到了大後方。佔有話語主導權的左翼文學尤其被噤聲。這一切與日軍佔領有關。張愛玲在她描述1942年初香港淪陷時一個女子婚姻遭遇的成名作《傾城之戀》時，內中一句：“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她寫時肯定想不到，此句竟也成為她本人於1943年崛起於中國文壇的極妙注解，甚至還預言了接踵而來的1950年代。

張愛玲在紐約與同為天涯亡命客的父輩文友適之先生相會：“冷風從隔街的赫貞江上吹來，他圍巾裏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人家說的那樣。”（《憶胡適之》）我讀到這一段文字時，忽然想到在那一刻的四十年之後，赫貞江畔又有一幕類似的場景再現，那便是丹青和他的導師兼父輩文友木心站在紐約街頭。

張愛玲的後半生研究《紅樓夢》，譯《海上花》，過的是學者的生涯，其實頗有成就，只不過沒有早年那樣富於戲劇色彩罷了。

說胡蘭成影響了張愛玲的一生，是因為他的“漢奸”身份給張愛玲在二戰結束後在上海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她曾與桑弧共為電影編導，再入情網，正因為那“漢奸”的污名使桑弧退縮，改與他人結婚。上海解放後，文藝界負責人夏衍曾安排她下鄉參加土改運動。終於她先是移居香港，繼而逃避美西。

海峽兩岸對張愛玲或“捧”或“殺”皆出於同樣的原因。其實，張愛玲只是“被”卷入政治漩渦而已。從作品而言，她既有批評中國大陸“鎮反”與“土改”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卻也有對革命持正面態度的《小艾》與《十八春》。從個人婚戀而言，她固與“漢奸”胡蘭成相戀，但第二個戀人桑弧卻是個左翼文化人。而她到

愛玲世家

沈嘉蔚

了美國真正結婚相伴終生的美國作家賴雅，則更是一位左翼作家，是德國共產黨作家布萊希特的莫逆之交與合作者。“在她覺得共產這觀念其實也沒有什麼，近代思想的趨勢本來是人應當有飯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多少。不過實踐又是一回事。至於紀律，全部自由一交給別人，勢必久假不歸。”（《小團圓》）

2007年轟動一時的電影《色·戒》所據的張愛玲小說原著《色·戒》，也是因為張愛玲寫《小團圓》涉及胡蘭成，張的好友勸她改寫成虛構的“雙重間諜”，從而間接促成了《色·戒》的問世。其結尾頗有張愛玲鮮明的反英雄個人風格。我無興趣去觀此片，倒是在1993年左右看過三毛取材自張胡戀故事編劇的《滾滾紅塵》，片尾東北內戰場景，竟出現了T62坦克，是此片留給我的唯一記憶。《色·戒》的結局，讓我聯想到薩特的劇本《肮髒的手》。幾乎與愛玲小說一樣，歐洲一小國的年輕的黨員雨果奉上司之命去刺殺本黨領袖，因上司與領袖產生路線分歧。雨果與領袖近距離相處，為他感召，幾乎放棄，至此與《色·戒》相仿。但之後兩度峰回路轉。雨果的妻子兼同志愛上了領袖，本能的忌妒讓雨果開槍殺了領袖，為此入獄。不料兩年後莫斯科下令改採原領袖的路線，新領袖即雨果的原上司竟為掩蓋自己的前科，便將出獄的雨果滅口。二者相較，倒鮮明地顯出何以薩特而為薩特，愛玲而為愛玲。薩特以人性寫政治，而愛玲以政治寫人性。

我於1996年因讀《對照記》而有了現定名為《愛玲世家》這件群像繪畫的構思，構圖也已與現在完成作品相距不太遠。但一直沒有將之在畫布上完成的衝動。

直至2011年年底，去上海出席一個歷史畫創作研討會。會畢宴後，要到靜安寺坐地鐵二號線回畫友李斌家。老朋友韓辛便請我和李斌去他暫



■本文作者與何與懷博士合照於巨畫《愛玲世家》前。

住的妹妹家喝茶。韓辛的妹妹家就在靜安寺地鐵站斜對面，那是一棟老式大樓，叫常德公寓。

“就是張愛玲住過的那棟樓”，韓辛強調地補充。因為地處常德路195號，所以以路為名。原名叫愛丁頓公寓。歲月滄桑，這座大樓竟奇跡般地保持了原貌，連原來的大門與電梯，都明顯保持Art Deco時代的樣式。我在跨入門廳的時刻，不禁感嘆道：“胡蘭成正是進了這個大門，再按這個電梯的按鈕的。”

韓辛的妹妹嫁了西人，在上海做房地產。她知道這段典故，才以重金買下了位於三層的一套住宅。雖說不是愛玲與姑姑住過的六層，她還是刻意將住宅內部恢復成1940年代的格局與裝修。我們坐在客廳裡喝茶，話題也只能是關於張愛玲。（未完）

岳母的眼睛（外一首） 郭華青

在我岳母成為我岳母的最初幾年
我只記得老人家剛從教育局退休
那時我的大舅哥時不時與岳母拌嘴
偶爾岳母停下手中正洗的茶不經意瞟我一眼
一下子母子兩反滾商量量好似的將大聲按下了暫停鍵

後來我翻看岳母風華正茂恰同學少年時候的照片
快一米七修長的個子加上一雙美麗的丹鳳眼
該是多麼民國範兒
然而她卻是十四個兄弟姊妹中老大家是借了錢
翻過壁山到重慶來念書的
那時要走一天一夜的山路才可到沙坪壩
我就是在這認識了她女兒、而她也正是在這嫁给了我南下的岳父

她曾經溫柔地看著我的眼睛說你們家孩子好多好聰嘛
可惜她無可奈何只得聽憑女兒嫁給了還算是快樂的我
後來我出國一直異常辛苦地想學習改變貧窮
晚年的岳母依然保留年輕時在學習班熬夜學會抽煙的習慣
最晚幾天她斜靠在陽台上大大地抽和食指間
依然保留著拿煙煙頭的姿態

照片上她那能經風霜的丹鳳眼繼續眯起來斜視遠方
有點憂慮也有點調皮還有點自信和執著

她人生的九十五歲就這樣給我們的天空
劃過了一道美麗的彩虹
我偶爾抬頭望見天空好像她依然看著我們
其中說不出的命運似乎就包含在那無邊的翻山越嶺之中

女兒的抱怨

儘管我們就像百米衝刺一樣獲得了人道過道的簽證
站在外婆遺體前我女兒小聲地說要是爸爸把機票訂早一天
我們就可以讓媽媽握住外婆的手親口答應
外婆小聲呼喚她的名字
不是把一位侄女長髮飄飄的男友兩次誤以為
是她牽腸掛肚的女兒

我確實保守了些非要取到簽證才肯確定機票最後日期
可我沒說出口的是我深信老人會又一次挺過寒冷的冬天
我們的打算與心情都是準備陪伴老人兩個月至半年的
這就是火急火燎背後居然還耽誤了24小時的原因

要不然絕不會那麼無心無肝地登機前半小時
一家人居然還大快朵頤了機場的早餐
可就在登機前一刻微信傳來了老人仙逝的消息
生命的特殊關口尤其是萬里之遙點點滴滴都要萬分珍惜
(2023年4月26日)

六，古遠清死亡的隱喻：近年來，在中共專制高壓的政治社會環境下，中國文學自由的空間越來越逼仄，卓有成就的作家也受到批判。也許很快，“保衛文學”便會成為許多人的心聲，並將成為強烈的呼籲。

（接上期）2022年12月27日下午，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者、被譽為學界獨行俠和常青樹的古遠清教授不幸在武漢逝世。在那些“應盡盡陽死盡死”的日子裡，他們夫婦兩人染上新冠並發症，求助無門。四天前，幾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古熾珍辭世，極度悲痛的古教授拖著病體掙扎著繼續四處求醫。27日那天，他開始去了兩個社區醫院，不收，後來到陸軍總醫院，也是人山人海，只好回家，半小時之後，下午四點半，在沙發上就過世了，沒有留下任何遺言。我這位與我同年同月出生的朋友，一生勤奮，熱衷於學問，熱衷於爭辯，卻無能留下一句話就告別了這個世界！真是讓人震驚。真難以想像古教授坐在沙發上那半小時的沮喪、無助以及悲傷。

古遠清之死，也像一張“白紙”。我看到一個隱喻。

在文學領域，他的死亡好像告訴人們：什麼商榷，什麼回應，現在都沒有必要了。六年前，古遠清那篇“帽子太沉重”之作還能質疑《中國文學批評》的頭條文章，還能指責那個研究員說他讓讀者感到不滿，因為隱藏在他那些宣言式、表態式文字中，充滿那種自居正統、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態度。古遠清還能指責他這類文章以“政治正確”自居，為文粗率，常常義憤多於說理，有時還選擇槍走火，因而惹來非議。古遠清去世，當然此後他無法再質疑什麼了。

他這個失敗的質疑似乎也預示今後質疑的失敗：越是爭辯正確就將越無正確爭辯的立足之地。

就在古遠清為張愛玲爭辯後不久，湖北女作家方方描寫“土改”悲劇的《軟埋》遭到極左勢力凶猛的大批判，在欲加之罪的淫威之下，這部曾獲“路遙文學獎”的優秀長篇小說被官方全方位下架了，被停印了。完全就如文革初期最時髦的做法一樣，舉行什麼“農工兵”讀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者座談批判會，在報刊雜誌網站發動聲勢浩大圍攻，那何止是“自居正統，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簡直是要置人於死地。一名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撰寫長文，就強烈建議公安檢察部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調查方，查她“與境外勢力有著何種程度的勾結，與資本集團存在著何種利益關係……”，要“對於這些問題一查到底”。兩位中共高官也寫出大文參加了大批判。前中組部部長張全景把《軟埋》定性為“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解放軍上將趙超銘則攻擊《軟埋》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他不但批方的小說，連帶張煒、陳忠實、余華、莫言等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並置於其批判之列。不但大批判了，而且還向有關主管提出了四條建議。條條都很凶狠，條條都很“文革”。

《軟埋》被攻擊為“一株反共大毒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確，如果依照列寧把文學規範為“黨的文學”必須由黨組織監督控制，如果依照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定下的種種標準，如果依照中共一直以來的正統觀念，方方這部長篇，是“罪有應得，難逃其咎”；張煒、陳忠實、余華、莫言等諸多著名作家的一些作

品也可以標上“反共”罪名。

就說莫言吧。他榮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被評委會贊為“以幻覺般的敏銳筆觸融合了傳奇、歷史與當代”，非常了不起。但是，他的創作，包括小說、散文、講話等，開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部分作品，如《生死疲勞》、《蛙》、《酒國》、《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爆炸》等，反映中共奪取政權後中國社會生活，於是，批判者有話說了，說在莫言的筆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環境就是悲慘世界，經歷就是苦難歷程。莫言只寫陰暗不寫光明，只寫落後不寫先進，只寫消極不寫積極，只寫苦難不寫歡樂，只寫假醜惡，不寫真善美。寫陰暗面也

竭盡醜化歪曲之能事，將個別說成全體，將零星說成普遍，將臨時說成長期，將小說說成大，將小說說成大。在莫言筆下，中國人民永遠落後、貧窮、懦弱、沒有希望、無可救藥。於是，莫言的作品，被標籤為“媚外文學”、“抹黑文學”，完全沒有“紅色基因”，完全沒有順應“主旋律”，其罪狀包括存心暴露社會黑暗、蓄意抹黑新中國、發泄心中的怨恨，以及迎合西方反華勢力需要，等等。

以“政治正確”自居的批判者為莫言羅織罪名，豈有想像力的。其中竟有一條是“發泄心中的怨恨”。他們指責莫言是個忘恩負義極端自私的小人。說莫言之所以能由一個只上過五年小學的農民成為一個作家，全靠共產黨栽培，可他非但不感恩反而反咬一口。還說莫言什麼私心太重，只能我負人，不可人負我，發展到六親不認，唾棄必報，絕不留情！這些判詞真夠恐怖得讓人難以預料。許多作家，只因忠於真實，忠於文學倫理，越來越為當今中國社會政治環境所不容；但在嚴酷現實壓迫之下卻更清醒，更具獨立精神。慕容雪村是其中一個，不過十年間，他從當紅作家變成異見者，最後更成了逃亡者。前幾年他就感到情況比以前更壞，言論自由方面大幅倒退，報紙、雜誌、電視，所有媒體，報道的尺度越來越收緊；法治狀況愈發糟糕，他身邊有超過十個朋友被捕；他自己有十五個社交媒體賬號被註銷，多年被禁止發言，不能發表作品。但他決心還要為社會做一件事。

2020年初，武漢肺炎疫情大爆發，這座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夜之間變成孤島，墮入恐懼、絕望與痛苦之中。慕容雪村決心去探究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4月3日，在武漢解封的前夜，他孤身前往做實地採訪。在他之前，那些在疫情期間曾在武漢試圖實地瞭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記者如方斌、李澤華、陳秋實、張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蹤、被逮捕的命運。慕容雪村在出發前，在路途中、在武漢期間、在寫作期間，也感受到幾乎無所不在的威脅。幸好最後，他終於以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寫成《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一書，為讀者呈現出一個個不同背景的事人在武漢封城期間的真實故事，從政府封鎖消息導致的對疫情的忽視，到疫情如潮水般湧來時醫療等公共設施的徹底崩潰，到個體孤獨絕望的掙扎。如果說突如其來的病毒讓武漢墮入極度恐懼之中的話，他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驚人的經歷，則凸顯出中共為封鎖消息、控制言論而製造的另一種恐懼。事實上，慕容雪村因為寫作和出版他這部書，不得不從中國逃到澳大利亞。他覺得現在看起來，至少在可見的未來，很難樂觀。他感到這個國家正在變本加厲地走向癡狂，走向封閉，走向極權。（未完）

方白詩評選登

有一首《七律·學詩一年感懷》，原作如下：

拙詞糙語意難透，宋雨唐風怎個傳？
欲仿新人敲雅句，想依舊曲譜清弦。
濃情澀墨篤篤作，笨筆鋪箋韻律連。
五味雜陳千盞酒，痴心一夢醉梅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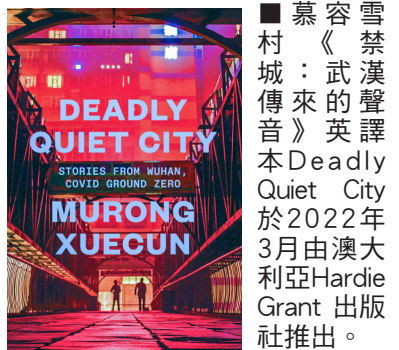
感懷詩，當有感而有發。感者，景也，事也，人也；所發者，情也，憶也，思也。先有感而後有發，此乃因果，須有相互的聯繫。本詩只看到一個感嘆“怎個傳”，其它的基本是雜事的鋪陳，沒有與感懷有機地聯繫起來，這問題主要體現在中間兩聯上。一首好詩，一定會有個骨幹，一定會有個氣質貫始終。在這首詩中，這股氣就是“感懷”，就是“五味雜陳”。這五味就是作者在學習古典詩詞的過程中一種喜怒哀樂的情緒體驗，在這首詩裡形成一股氣質貫始終。但原詩中間的兩聯沒能很好地體現這一點，把整首詩的連貫性衝散了。

從起承轉合的角度來說，由於以“拙詞糙語”為起，與頸聯的表達有一定的重合，會影響到轉的力度。但由於第二句是個問句，相對會減輕這樣的影響。

“欲仿新人敲雅句”，這句話的表達上也有點問



■古遠清教授為張愛玲辯護文章於2017年3月15日發表於《南方文壇》上。



■方方2016年獲獎的長篇小說《軟埋》封面

慕容雪村《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英譯本 Deadly Quiet City 於2022年3月由澳大利亞Hardie Grant 出版社推出。

《軟埋》遭到“大批判”，此為一個批判會現場。